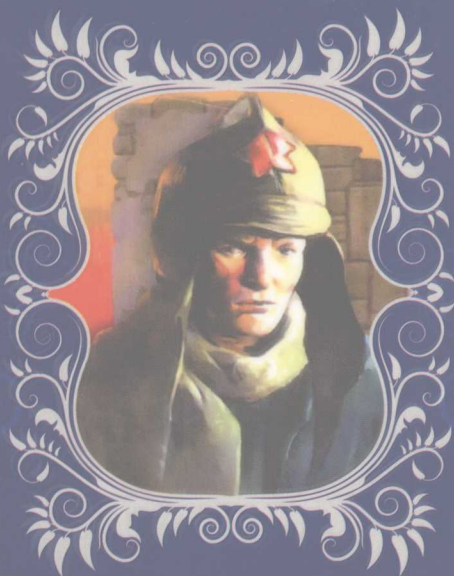


全译本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王志冲◎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王志冲/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王志冲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9. 5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001-2216-6

I. 钢… II. ①奥…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3503 号

本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 / (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 / 王玉珍 蒯 伟

责任编辑 / 王玉珍 程 轶

封面设计 / 小徐书装

排 版 /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12.75

字 数 / 40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09 年 6 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2216-6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前言

一部文学史是人类从童真走向成熟的发展史,是一个个文学大师用如椽巨笔记载的人类的心灵史,也是承载人类良知与情感反思的思想史。阅读这些传世的文学名著就是在阅读最鲜活生动的历史,就是与大师们做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与情感交流,它会使一代代的读者获得心灵的滋养与巨大的审美满足。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以中外语言学习和中外文化交流为自己的出版宗旨,三十多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社会科学著作和人物传记等,与国内翻译名家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翻译质量急剧下降,出版物质量也令人忧虑。出版一套质量上乘、造福读者的高品味文学名著便成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国内翻译界的一致赞同与积极响应。这便是“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的缘起。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以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著名翻译家尹承东先生为主编,著名翻译家王逢振、尹承东、李玉民、杨武能、张建华、张经浩、陈众议、罗新璋、施康强、郭建中为编委的“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编委会,他们本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遴选篇目,选择国内最权威的译本,向读者奉献上一道精神盛宴。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国内最权威的译本纳入这一系列,不断地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读者。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的喟叹。中外大师们不必疑虑,捧读他们著作的读者,便是他们的千古知音,他们的作品将伴随人类文明的足迹,直至永恒。

译 本 序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人，不过他的出生地在乌克兰的维里亚村。父亲是酿酒厂的制曲工人，也曾在外村或城里打零工，还当过五年邮差。他到过彼得堡，服过兵役，接触过进步的大学生，知道一些革命者与沙皇作斗争的故事。母亲出身贫寒，从小就不得不去给人家干活，放鹅、种菜、照看孩子。他们婚后生下六个儿女，夭折了两个。奥斯特洛夫斯基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奥斯特洛夫斯基十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家为逃避战火，辗转到达舍佩托夫卡定居。

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一岁就进当地的火车站食堂当小伙计，十四岁进发电厂，给司炉工、电工打下手，也干过锯木柴、卸煤等杂活。他从小具有极强的求知欲，渴望念书，断断续续地、艰难地读完中学（1921年毕业）。在学校里，他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十分活跃，是老师的好助手。他试写过童话、短篇小说和诗歌，在学生自编手写的“杂志”《青春的色彩》上发表过习作。他还喜欢演话剧，最爱扮演具有英雄气概的角色。他几度辍学，大都是由于贫穷，有一次则是因为触犯了教神学课的神父。此后他想尽办法借书阅读，甚至把午饭让给报贩吃，换取报刊来看。他在十二岁时就读过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代表作《牛虻》，从此，牛虻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坎里。

现实生活的艰难与沉重，书中人物的坚毅与光辉，使这个男孩懂事、早熟。他曾帮助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张贴传单、刺探情报。十五岁时，他走在街上，突然发现地下革命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被一名全副武装的匪兵押着迎面过来。他不顾一切，猛地朝匪兵扑去。革命者意外获救，他却因此被捕，受到严刑拷打。

红军和起义者击溃匪军那年七月，奥斯特洛夫斯基参加共青团；八月，志愿加入红军，随部队上前线，经受战争烈火的考验。

他当过骑兵,当过侦察员,因作战英勇得到书面嘉奖。他善于激励战友,显示出宣传鼓动的才能。次年八月,奥斯特洛夫斯基腹部和头部受重伤,在野战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的两个月。出院后,右眼只保留了五分之二视力。于是转业来到地方。

他参加过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在铁路总厂担任电工助理,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同时进电工技校学习。十七岁时,带头参加修建一条铁路支线的艰巨工作。在铁路工地上,不少人被恶劣的条件、疾病和匪帮的偷袭夺去生命。奥斯特洛夫斯基咬紧牙关,拼命干活。但在即将竣工时,他双膝红肿,并且感染了伤寒,昏迷不醒,被送回老家。在母亲悉心照料下,他才勉强活了过来。重返工厂后,他一边劳动,一边在技校学习。伤病之身经不起过度的辛劳,健康状况越来越糟,他被送进疗养院进行泥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返回基辅,并和许多共青团员一起,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抢救木材。他再次病倒了。十八岁时,医疗鉴定委员会为他签发了一等残废证明。

他藏起证明,要求安排工作。此后,当过团区委书记、全民军训管政委、地区团委委员、团省委候补委员。二十岁入党,并一度担任团省委书记。不幸的是,他又遇上一场车祸,右膝受伤,引发了痼疾,关节红肿胀痛,活动困难。才二十三岁,他就瘫痪了,而且双目逐渐失明。

从此,他往返于各地医院,进行治疗,但病情不见好转。后来,他断然拒绝任何手术,说:“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留着干点别的事吧。”

在各地的医院和疗养院,他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些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他在治病间隙,利用仅剩的视力,大量阅读国内外优秀的文学著作,参加函授大学的学习。期间他写了一部反映战斗生活的中篇小说,可惜小说唯一的手稿在外地战友阅后寄回途中丢失了。

二十六岁,他着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二十七岁完成第一部,次年得到发表和出版。三十岁,《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第二部问世。三十一岁荣获列宁勋章。三十二岁时,也就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的校订工作,八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小说主人公帕维尔·科尔恰金和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经历何其相似!作家正是以亲身经历、以目睹耳闻的种种事实为素材进行创作的,而且做了长期而多方面的准备。除了读函授大学,研究各国名家名作外,早在到各地做团工作时,他就有意识地给年轻人讲战斗故事。有些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他换了人物的名字,以便更自然地观察反应,听取意见。

开始进行创作时,他家狭长的居屋不满二十平方米,最多时挤住着九个人,只有到晚上,别人入睡了,他才能开始写作。起初是自己摸索着在特制的板上写。后来,他主要是在头脑中安排段落,想像细节,设计对话,塑造人物,然后逐字逐句口授。当过他志愿秘书的,除了亲属,还有邻家女青年、退休老太太、书店出纳员和普通家庭妇女等。他一昼夜往往工作十八至二十小时。而且,除了瘫痪和双目失明,多种疾病轮番向他猛攻:他患有肺结核、肾结石、胃炎、尿毒症、支气管炎和大量骨刺。但只要症状减轻,高烧一退,他便又全力以赴,投入创作。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不是作者的自传,而是一部成功地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长篇小说。许多人物和事件在生活中确有其人其事,但已经过作者的精心提炼和艺术加工,也有不少是作者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而虚构的。比如帕维尔少年时代的女友东尼娅主要是虚构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十四岁时,确实曾和一个女孩在池塘边的柳树旁偶然相遇,当时也确实有两个“少爷”嘲弄他,其中一个被他揍了一顿。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曾穿上用挣得的工钱买的衣服上她家去,还把自己偷到德国人手枪的秘密告诉这个女孩。因救助革命者被捕,逃出后,他还到她家的养蜂场里躲了两天。这个女孩也确实去给他的哥哥送过信。不过,女孩名叫柳芭·鲍利索维契,父亲不是林务官,而是铁路车站值班员。她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同学,非常友好、亲密,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争执,当然,更未出现小说中车站重逢的场面。当地是有一位林务官,但他的女儿叫卡里

娅。看来,东尼娅是作家以这两个女孩为原型塑造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发表后,受到全国乃至国外读者的热烈欢迎。一九三六年,作家逝世时,该书已再版六十二次,印数达两百万册,帕维尔·科尔恰金成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在苏联时期,该书的总印数超过三千万册。第一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曾这样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国外,也不断有译本面世。在一九三七年,从日文转译的中文本便在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二年,梅益先生根据英文译出的中文本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中国有几代人从书中受到教益,汲取力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被视为与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英雄一样的学习榜样。

桑田沧海,世事巨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历了七十多年的时间考验,至今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它和其他世界文学名著一样,思想和艺术的魅力是永恒的。主人公帕维尔·科尔恰金的崇高理想、钢铁意志、无私奉献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都能从中获取丰美的养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犹如长卷绘画,艺术地呈现着一个特定时代的战斗烽烟、建设场景、思想方式、感情波澜、生活画面和社会风貌,因而具有独特的历史认识作用。

时至今日,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激励与诱惑同在。要获得成功和成就,必须有面对挫折、身处逆境而毫不动摇、顽强前行的充分思想准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在这方面依旧具有启迪与激励的作用。

主人公的姓名,从日文转译时曾译为巴瓦尔·可却金,从英文转译时则译为保尔·柯察金。后者已约定俗成。本书译为帕维尔·科尔恰金,似更规范,发音更接近于原文。有读者提出这个问题,故在这里作一说明。

王志冲

二〇〇六年二月

主要人物表

帕维尔·科尔恰金

(帕夫卡 帕夫卢沙 帕夫卢什卡)

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

阿尔乔姆·科尔恰金

塔娅(塔尤莎 科尔恰金娜)

谢廖扎·布鲁扎克(谢尔盖 谢廖日卡)

丽塔·乌斯季诺维奇

伊万·扎尔基(万尼亚 万卡)

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根卡)

瓦莉娅·布鲁扎克(瓦莉尤莎)

尼古拉·奥库涅夫(科利亚)

安娜·博哈特

东尼娅·图马诺娃(托涅奇卡)

费奥多尔·茹赫赖

多林尼克

工人、战士、干部、作家

帕维尔的母亲

帕维尔的哥哥,钳工、市

苏维埃主席

帕维尔的妻子,女工

红军战士、团区委书记

红军师政治部工作人员、

共青团省委委员

孤儿,红军战士、共青团

区委书记

装卸工、货运码头共青团
书记

谢廖扎的姐姐,烈士

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共青团

团区委书记

宣传站站长、区党委妇女

部长、党中央妇女部工

作人员

少年帕维尔的女友

水兵、党的地下工作者、

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军

区特勤处副处长

木匠、党的地下工作者、

市革委会主席

阿基姆

共青团省委书记、乌克兰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托卡列夫

钳工、筑路工程队队长、
区党委书记

列杰涅夫

老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
干部

扎哈尔·布鲁扎克

谢廖扎的父亲，火车司机
火车司机

波利托夫斯基

共青团区委书记，托派

德米特里·杜巴瓦(米佳伊)

共青团省委登记分配处

图夫塔(沃洛奇卡)

处长，托派

茨韦塔耶夫

铁路工厂团委书记，托派

维克托·列辛斯基

波兰世袭贵族，七年制学
校学生，告密者

目 录

译本序	001
主要人物表	001
第一部分	001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5
第三章	031
第四章	055
第五章	068
第六章	082
第七章	112
第八章	135
第九章	155
第二部分	167
第一章	167
第二章	187
第三章	217
第四章	254
第五章	285
第六章	302
第七章	316
第八章	335
第九章	350
附 录	355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你们当中节前上我家补考的——都站起来！”

虚胖的瓦西里神父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厚重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把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

六个同学——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这时神父的两只小眼睛射出凶光，像要把他们都刺穿似的。孩子们惴惴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坐下，”神父朝两个女生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一对小眼睛死死盯着四个男生。

“过来，你们这些活宝！”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挪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块的男生跟前。

“小捣蛋们，你们谁抽烟？”

四个男生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会抽。”

神父脸涨得通红。

“小坏蛋们，你们不会抽烟，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烟末的？不会抽烟吗？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嘿，快点！没听见我的话吗？翻过来！”

三个孩子各自动起手来，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细检查口袋的线缝，寻找烟丝的碎屑，但什么也没发现，便转而逼视着第四个孩子。这个男孩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干吗像个木头人似的站着不动?”

黑眼睛的男孩按捺住心头的仇恨,瞧了他一眼,压低声音回答:

“我没有口袋,”说着,伸手摸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着,我就弄不清是谁搞的这种恶作剧——糟蹋发面了!你以为这次自己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不,小宝贝,没那么容易。上次是你妈妈恳求把你留下的,现在可休想了。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即关上了门。

教室里沉寂下来,学生们个个耷拉着脑袋。谁也不明白,帕夫卡·科尔恰金为什么被撵出学校。只有帕夫卡的好朋友谢廖日卡·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缘由。那天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上神父家去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父的时候,他看见帕夫卡掏出一撮烟末,撒进神父家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被赶出校门的帕夫卡,坐在大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做到深夜,对他又那样关爱,这下怎么回家向妈妈说呢?

泪水哽住了帕夫卡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全怪那个该死的神父。可我干吗撒烟末呢?是谢廖日卡撺掇我干的。他说:‘来,咱们给恶毒的家伙撒一撮。’这不,真的撒了。谢廖日卡啥事儿也没有,我却多半要被开除。”

帕夫卡和瓦西里神父是老冤家了。有一天他跟列夫丘科夫·米什卡打架,为此神父不准他回家,罚他“饿一顿”。一位老师生怕他在空教室里淘气,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帕夫卡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这位老师瘦骨嶙峋,穿着黑上衣,在讲解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星星也和地球类似。帕夫卡听着,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觉得听到的内容太新奇了,真想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里可不是这样说的。”但有些胆怯,生怕挨训。

神学课神父是一向给帕维尔打满分的。所有的祈祷歌、《新约》和《旧约》,他都背得很熟;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记得清

清楚楚。帕夫卡决定向瓦西里神父问个明白。下一堂神学课刚开始，神父刚坐到椅子上，帕夫卡就举起了手。得到允许，他便站起来问：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像《圣经》里说的五千……”冷不防，他被瓦西里神父的尖叫打断了话头。

“浑蛋，你胡扯些什么？原来你是这样学《圣经》的！”

帕夫卡还没来得及辩解，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一分钟后，帕夫卡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推到了走廊里。

回到家，帕夫卡又遭到妈妈狠狠一顿斥责。

第二天妈妈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打那以后，帕夫卡恨透了神父。既恨又怕。他不容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记神父没来由的这顿体罚。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后来这男孩又一再受到瓦西里神父的歧视凌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撵出教室，接连几个星期罚立墙角，而且从此不再关心他的功课。这样一来，到了复活节前，他不得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去补考。而在神父家的厨房，他把烟末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没有人发现，但神父还是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同学们都拥到院子里，围住帕夫卡。他脸色阴沉，一声不吭。谢廖日卡没有从教室里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可是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打开的窗户里探出脑袋，他那低沉的嗓音把帕夫卡吓得打了个哆嗦。

“让科尔恰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于是帕夫卡心儿怦怦直跳，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脸色苍白，一双淡色的眼睛毫无精神。他朝站在旁边的帕夫卡瞥了一眼。

“他多大啦?”

“十二岁,”妈妈回答。

“也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每月八卢布,干活的日子管饭,干一个昼夜,回家歇一个昼夜,可不准偷东西。”

“决不会的!决不会的!他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妈妈急忙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随即转身关照身旁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济娜,领这男孩到洗碗间去,让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替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冲帕夫卡点点头,就穿过大厅,朝通洗碗间的边门走去。帕夫卡跟着她走去,妈妈急忙紧随其后,低声叮嘱帕夫卡:

“帕夫卢什卡,你可要勤快,别丢脸!”

她以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朝大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碗碟刀叉堆得高高的,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不住地在擦这些餐具。

有个男孩年龄比帕夫卡稍大点,长着一头蓬松的火红色头发,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

洗碗碟的大木盆里开水冒着蒸气,弄得满屋子白蒙蒙的,帕夫卡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也分辨不清。他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站在哪儿。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在洗碗碟的女工跟前,抓住她的肩膀,说:“弗罗霞,瞧,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顶替格里什卡。”

济娜回过头来,指着那个名叫弗罗霞的女工,对帕夫卡说: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厨房去了。

“知道了,”帕夫卡轻轻回答,然后对站在面前的弗罗霞望了一眼,等她派活。弗罗霞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似乎在估摸他的干活能力,接着卷起胳膊上往下滑的衣袖,用悦耳动听的浑厚嗓音说:

“小家伙,你干点杂活儿:瞧,这口大水锅,你清早就把水烧开,

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照看。到了大忙的时候，再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家伙，活儿够多的，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一口科斯特罗马方言，“a”发音很重。帕夫卡听见这种方言，又看到她红通通的脸上长着翘起的小鼻子，不知怎么有些快活起来。

“这位大婶看样子挺和气，”他心里琢磨，于是壮起胆问弗罗霞：

“大婶，这会儿我该干什么呀？”

他突然顿住了。洗碗间的女工们哄然大笑，淹没了他的话。

“哈——哈——哈！……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自个儿笑得最欢。

由于屋子里水气弥漫，帕夫卡看不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也只有十八岁。

帕夫卡一时十分窘迫，转身问一个男孩：

“我这会儿该干什么呀？”

那男孩一个劲儿地窃笑：

“去问你的大婶吧，她会一件件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过身跨进了厨房的门。

“过来，帮着擦叉子吧，”帕夫卡听到一个年纪不轻的洗碗女工的声音。“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了什么啦？……给，拿着，”她递给帕夫卡一条毛巾，“把毛巾一头咬住，一头拉紧。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叉齿上一点脏东西也别留下。咱们这儿就讲究这个。那些老爷对叉子总是看得很仔细，万一发现上面有点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马上叫你滚蛋。”

“哪个老板娘？”帕维尔莫名其妙。“雇我的老板是男的。”

那女工纵声大笑：

“孩子，咱们的老板简直像摆设，是个窝囊废。这儿什么都是老板娘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一阵就会看见她的。”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进来，都端着一大堆肮脏的碗碟刀叉。

其中一个宽肩膀、乜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

“快干，十二点一趟的火车眼看就到，你们还慢吞吞的。”